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

柏 路

【内容提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它既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更是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构成了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人们的精神生活仍面临着诸多现代性困境。为此，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领精神生产的“提质增效”与精神生活的“多维需要”相统一，调节精神产品的“公正分配”与精神生活的“权利享有”相统一，助益精神交往的“深层互动”与精神生活的“共识凝聚”相统一，推动精神消费“理性自觉”与精神生活“意义生成”相统一，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价值遵循和致思理路。

【关键词】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柏路（1984-），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24）。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推动共同富裕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领导全体人民消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保证。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显示出更为宽广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意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新挑战，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人们精神生活应当呈现的样态。从概念生成与功能透视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通过精神生产、精神供给、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的系统联动与优化调节，使全体人民在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三个层面达成共赴美好生活的精神状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自觉、抒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图景。具体而言：第一，依据心理生活的“认知态度—情绪感受—价值取向”的内在结构，显示为“心理态度—自尊自信”“心理秩序—理性平和”“心理品质—积极向上”三个维度，这一层级指标重在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定力、调节能力、宏伟魄力；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媒体传播机制研究”（19CKS035）、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资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项目建设项目”（教思政司函〔2021〕2号）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二，基于文化生活的“丰盈程度—质量品格—胸襟视野”的纵深格局，显示为“文化图景—和谐多样”“文化格调—优雅文明”“文化胸襟—开放包容”三个维度，这一层级指标重在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容量、供给质量、兼收气量；第三，循着信仰生活的“个体生成—关系联结—实践诉诸”的深化理路，显示为“境界追求—意义充盈”“关系结构—凝魂聚气”“实践转换—崇高笃行”三个维度，这一层级指标重在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追求向度、统一尺度、践行力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命题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我们需要立足于新时代把握其学理意蕴和现实意义，在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内蕴与表征的多维纵深中把握其多重样态，探寻其内生逻辑和关键点位，进而提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全面敞开其可能空间与可行路径，助益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凭空出现的抽象命题，而是生成于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智慧。因此，从主体语境、民族语境与人类语境的角度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价值与多重意蕴，是深刻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展开逻辑的内在要求。

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

人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主体和享受主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加以阐释与厘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基本向度构成的，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决定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同时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物质生活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特别是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物质生活层面消除了绝对贫困的背景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命题应运而生。有研究表明，当代中国人的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相对剥夺感、收入预期、分配差距等多元因素紧密相关，当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减弱^②。这意味着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更加立体多元，特别是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愈发强烈。当代中国生产力水平迅猛发展，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以海量消费产品满足着人们的生活需要，但“物质的满足”不代表“精神的丰盈”，精神产品“数量的增多”不代表“质量的提升”，“感官欲望的满足”不代表“审美境界的跃迁”。精神生活何以在“物”的辅助下保持自身独立性，巧用物质力量解蔽精神生活的时代症结？这成为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亟须解答的重要问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时代应答。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高质量的精神生产，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滋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精神生活“量”与“质”的协调统一，既能以丰富、高雅、亲民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调节和丰富不同文化圈层的精神交往关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也能以调节精神生产、公正分配、理性消费，全面提升人民的知识、道德、审美等精神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② 参见董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养和精神境界,从而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精神食粮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共识性的价值凝聚,为美好生活汇聚精神动能。真正的美好生活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认同直接关系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如果个体心灵世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离散的无序状态,便无法凝聚起全体人民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磅礴伟力和坚定信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凝聚起共同的价值理念、道德秩序、理想信念和生活向往,能够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人们在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和伟大实践中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勠力同心,以共同体的姿态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2.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与当代复兴,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跃上新台阶,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积蓄起长远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将以开阔的胸怀和气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民族精神文化复兴并不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复现,而是在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民族禀赋中确证“我们是谁”,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共识性的文化力量塑造价值认同,从而激活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意识与行动力量。

走向历史的深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旨在焕发民族精神的深层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精神归属感。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始终葆有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始终葆有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精神文化的理性审视与科学把握,即使处于时局变幻、家国动荡、民族兴衰的变革时刻,亦能挺起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文明的延续性与文化的自信心,是由于中华民族有赓续传承、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精神密码和独特品格。可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在涵养这一民族精神禀赋中孕育成熟并走向自觉的,它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坚定信心,意味着找到精神归属、获得文化滋养、塑造集体记忆,在追根溯源、时代焕新中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栖居地与能量场。

基于现实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旨在体认精神自觉和理性自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力量。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需要价值领航与精神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自由自觉,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选择发展道路,那么就可能陷入改旗易帜、人亡政息的境地。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复兴的意义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中,中华民族能够保持对优秀传统文化辩证体察的主动性,既能实现充实自足、不拘外物的精神定力,又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始终葆有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积极吸纳和转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力量。

3.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

人类文明形态更迭是人类精神生活不断实现超越的过程,精神生活富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重要尺度。当前资本主义文明整体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①的发展阶段，人为了生存与彰显主体性而依赖和追求物的生产，但是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出金钱政治、商品过剩、贫富分化、生态破坏和精神物化等不平衡的文明发展状态，人的精神的内在超越性被形形色色的“物化观念”所遮蔽。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使人被功利化动机所支配，文化工业所生产的齐一化和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使人丧失审美意趣，消费主义制造的虚假感官需求宰制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此，精神生活物化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负面效应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指出，人类文明总体遵循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②。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归属于同一条人类文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在造成异化的历史困境的同时，也为超越这种困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向自由个性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在驾驭资本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拓展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和价值指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特质在于，人的精神生活不是以“物”而是以“人”为目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表征着与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价值观和具体内涵，其根本目的在于扬弃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关系，促进人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全方位占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内蕴的先进精神理念引领其发展方向。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要在实践基础上使全体人民关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物化观念，以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精神理念引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使人们在精神层面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由此，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高度协调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通过全体人民富裕充实的精神生活表征出来。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重样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关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有根”的“可能生活”，内蕴着面向人、面向民族和面向世界的现实的可能性。厘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样态，必须用唯物史观把握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张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空场域思考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三重样态。一是心理生活，相对于肉体生活而言。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14页。

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在人与自然尚未区分开来时，总体上过的是“种生活”或者“群生活”而非上升到自我意识层面的“类生活”，这种“种群生活”在很大意义上仍然只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肉体生活”。此时人的“精神生活”是一种简单的“心理生活”即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活动。二是文化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是经济生活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精神资料的生产逐渐从经济生活中独立出来，精神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形成了以阅读、写作、文娱、体育及其他艺术方面的活动为主的文化生活。三是信仰生活，相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人们的肉体生活、心理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单调与反复、弥漫与琐碎，使得人们逐渐深陷其中，失去对生活的本真追求和价值反思。与之相对的则是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即“超越物质价值而指向精神价值，超越个体生活的部分而指向个体生活的整体，超越个体而指向个体所属的共同体，超越当下的生活而指向未来的生活，甚至超越当下的个体生命而指向未来的个体生命”^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把握全体人民的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富裕祥态指明方向。

1.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

心理生活是精神生活的直观体验之维，既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晴雨表”，也具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下人们共同精神特征的作用。心理生活在个人层面具体表现为喜、怒、哀、惧等心理状态，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心态，即带有社会普遍性与群体性的宏观心境状态，能够映射出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所持有的认知态度、情绪感受和价值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体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与评价。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④，为新时代优化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提供基本遵循和建设理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是心理生活的富裕，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所具有的稳定、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能力。心理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表征是社会成员形成稳定和谐的心理秩序，能够使人们在面对纷繁社会现象时，经由全面客观的思考、分析而形成理性直觉与平和情绪；心理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成员追求理想生活方式、不畏困难挫折的坚强意志，能够使人们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时始终保持奋力向前的精神动能。

第一，自尊自信：继往开来的自我认同。假使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在精神上自尊自信，那么就难以在大国博弈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从而可能陷入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的境地。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拥有灿烂辉煌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宝库，中华民族一直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伟大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在资本、技术、军事等领域领先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民众心态上的自卑与崇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全体人民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③ 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大幅度提升。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给全体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历史性、全局性转变，国力日益昌盛的底气、社会充满活力的气象、文化日臻繁盛的景观、国民日趋文明的素养构成了全体人民心理生活的现实境遇和认同基础，呈现出自尊自信的心理样态。

第二，理性平和：矛盾纾解的情感表达。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同时也伴随着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需求差异等社会问题。社会心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人们对于诸多社会问题的态度可能会以浮躁、冲动、盲目、冷漠、愤恨、痛苦等负面情绪表现出来。这种对抗性的情绪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对良序社会产生破坏性冲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畅通民意表达反馈渠道，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使人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进而引导人们采取客观、理智、包容的态度看待问题，由此形成理性平和的心理秩序。

第三，积极向上：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①党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过程，必然会面临诸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危机、国家安全、国际冲突等国内外重大风险和挑战。全体人民如果没有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就可能丧失战胜风险挑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动能。因此，党和国家一方面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布局抵御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另一方面通过以正面为主的舆论宣传，全面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引领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注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 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

文化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内容媒介之维。文化生活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它以现象世界里的教化、生活世界里的浸化、意义世界里的悟化，将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与价值融化到人格结构中，构筑精神生活的文化形态与生命气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由此可知，文化生活共同富裕既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与快速发展，也是全体人民对品味高雅、格调清新、向上向善文化生活的自觉追求与深刻体认，还是以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在多元文化角逐中挺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因而，需要从文化生活的容量、质量和气量探寻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母题”，解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密钥。

第一，和谐多样：繁荣有序的文化图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化能够在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中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谐多样”的文化品格和历史基因，这种特质也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延续，深刻影响全体人民文化生活的未来走向。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意味着全体人民文化享有的平等有序，“富裕”意味着文化供给的持续丰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③因此，全体人民文化生活的富裕必然呈现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和谐的样态，在

①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这里，每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都享有发展的权利，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域文化、圈层文化之间有界限但没有局限，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多个文化身份，那种隶属于某个文化圈层的片面性日益消减，各类文化实现相互尊重、和谐共存、相互交融与共同发展。

第二，优雅文明：至善至美的文化格调。文化内蕴文明开化之意，文化生活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明的生活。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和“文明之邦”，优雅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所彰显的气韵和风骨，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的时代表达。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繁荣发展是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要求不断提升。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愈发繁荣的同时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低质量和低层次的文艺作品不仅扭曲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审美品位和行为举止，更遮蔽着整个文化生活的文明状态。在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样态中，文艺不拘形式，只讲质量、品位和格调。文艺实现了对物质利益裹挟而“俗化”的扬弃，不断涌现格调清新、质量上乘、品位优雅和文明心智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深刻把握住了人民需求和时代精神，以感情饱满、笔触动人、旋律美妙、形象丰满的文艺作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未来，文艺作品是优美、高雅、有意义而不粗俗的，发挥着文明心灵、启迪心智的审美功能，培育全体人民懂礼仪、有教养、讲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尚。

第三，开放包容：骋怀游目的文化胸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① 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是中华民族在多元文化博弈中站稳脚跟的重要保障。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进程不断深入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精神资料生产和交往的丰富性与世界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必然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推动文化生活共同富裕。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与逆全球化思潮等多重挑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大力鼓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承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有力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创新在每一天、每个角落上演，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式样、内容、载体等呈现出巨大的丰富性，具有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特色的产品触手可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植人心。

3. 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

信仰生活是精神生活的意义达成之维。人不仅追求心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富足，还需要过上有价值有意义的信仰生活。心理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信仰生活的载体，信仰生活赋予心理生活和文化生活以精神意义，能够为精神生活提供意义归属、前进方向和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① 这表明，人民的信仰是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坚守共同的信心、信念、信仰，才能同心同德、攻坚克难，铸就新的辉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最为根本的理论品格，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变为现实。总而言之，信仰生活在整个精神生活中具有统摄作用，是内在超越性、价值共识性及实践生成性的有机统一，信仰生活共同富裕的样态考察要以此为基。

第一，意义充盈：自我觉解的精神境界。信仰生活首先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相统一的精神生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精神生活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把自我当作认识和实践的对象，追寻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形成了关于生活的种种目的。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指的是人们心理生活踏实、文化生活丰富，最为根本的是信仰生活意义充盈，“人的精神经由自我否定而实现自我超越，逐渐建立起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精神内容，挺立起更加崇高的生活意义，从而使精神生活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丰富、从贫乏到充实，实现自身境界的不断提升”^②。在有意义的信仰生活中，全体人民生活境界得到升华，不再把物质利益作为主要价值追求，更多向内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因此摆脱物质欲望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变得充盈而高尚。

第二，凝魂聚气：同心同向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进取。随着人们的价值共识愈发趋于一致，人们的交往关系也由于共同的兴趣、志向、理想联系更加紧密，逐渐形成一种信仰共同体。全体人民在共同信仰的相互确证中能够获得共有精神家园的归属感，找到行走大千世界的方向感，汇聚接续奋斗的力量感。

第三，崇高笃行：砥砺奋进的精神自觉。人的信仰生活乃至整个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信仰生活不限于人的精神世界，根本上是由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所决定的，信仰生活共同富裕，是在实践中通过对信仰的不断砥砺而形成的信仰自觉。在价值多元、意义失落和信仰危机的当代世界，人们能够确立一种崇高的信仰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在世俗的洪流中坚信、坚守和笃行崇高的信仰。在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信仰生活中，全体人民在精神世界中挺立起人的主体性，不消极等待美好生活从天而降，也不靠忏悔、祈祷等手段获得精神救赎，而是立足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文化滋养、心理安宁和精神超越，在人生历练中磨砺信仰，不断获得精神境界升华，从而坚定和自觉地为崇高的信仰而奋斗。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当前，在物质生活迅猛发展的同时，精神生活仍面临着由资本逻辑诱导引发的物化、由信息技术裹挟造成的异化、由世俗文化羁绊带来的俗化等多重困境。如何以集体的道德矫正人们的精神秩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3页。

② 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3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序、如何以共同的价值烛照人们的精神生活、如何以崇高的信仰构筑人们的精神家园，成为人们摆脱精神生活现代性困境、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①这一论断，既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疏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矛盾提供了思想引擎和致思理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引导着全体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价值理想，无疑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尺和共识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层级结构敞开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公共向度，能够培育社会成员“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和心灵秩序”相统一的公共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化育着全体人民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根基牵引着当代中国人在道德自知、文化自觉、精神自省中走向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精神生活是人们实践的产物。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不是抽象的观念引领或是纯粹的超验引领，而需要深植于精神生活“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的实践过程中，以促进全体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1. 引领精神生产“提质增效”与精神生活“多维需要”相统一

如何通过调节精神生产来擢升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层次，进而引导人们从感官娱乐和意义漂泊中超拔出来？这是引领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关键问题。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科学技术以及大众文化深刻影响与形塑着精神生产的方式与精神生活的样态。一方面，这些现实性因素积极推进了精神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敞开了更大空间；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给精神生产带来了资本裹挟、技术异化、世俗浸染等问题，造成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与虚无。面对这种情况，迫切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中华民族现阶段最大价值标尺，衡量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含量，在回应精神生活多维需要中以高品质的精神生产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精神食粮。

一是引领文艺工作者厚植人民情怀，回应人民精神生活需要。文艺工作者是精神生产的关键主体，人民是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根本尺度。因此，要引导文艺工作者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上，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检验精神生产质量的最高标准，努力提供反映人民之声、时代之魂、生活之美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在精神生产的全过程中，聚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推进精神文化生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既要“阳春白雪”又要“泥土芬芳”，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用好地域性文化资源，使人民群众在葆有“家园感”的文化语境中丰盈精神生活，以共情的姿态努力做到“曲高而合众”。并在满足多样化需要过程中，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促使人民坚定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和信心。

二是引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升精神生活品质。文化产业是精神生产发展的现代形态，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仅形塑着人们的精神观念和价值理念，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集约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待加强，创新力和品牌力有待深化。因此，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方向，激发文化产业的战略效能，进一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打造既有中国风格又有世界视野的国际文化产品、文化形象、文化符号，不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

^①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日。

象,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尊严感。面对市场化环境,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节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构建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大力发展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有机地注入精神文化生产中。打造“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设计”“文化+IP”等新业态,营造和谐、多样、包容的文化生活氛围,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不断提升层次,持续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提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推动力,促使人们在高质量、高层次、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中构筑精神家园。

三是引领民族复兴的文化叙事,激发精神生活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生产的历史方位,精神生产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精神文化生产书写民族复兴的恢宏气象和史诗巨作,以富有创意的优秀作品凝结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以唤醒集体记忆塑造同心同德的价值共识,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使广大社会成员在精神生活的内在超越中投身伟大实践。在宣传重大时代成就时,熟练运用故事技巧,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反映时代主题的典型事例中,充分利用故事弧线,将宏大的主题落实于可触、可感、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以“入情、入理、入心”的精神生产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使全体人民充分认识到“风景这边独好”的新天地和新气象,从而使人民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2. 调节精神产品“公正分配”与精神生活“权利享有”相统一

精神产品的公正分配,既关涉个体精神生活的享有权,也关涉社会正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显示度。唯有实现“分配正义”与“社会所得”的动态平衡,才能促使精神产品分配与精神生活享有的和谐共生。因此,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调节功能,在精神产品分配中充分彰显机会均等、人人共享的价值理念,规范精神产品公正分配和全体人民享有权利的价值秩序,以缩小人民群众精神产品享有的“贫富差距”,调节人民群众的心灵秩序、价值取向及社会心态。

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调节精神产品享有的“贫富差距”。构建“统筹兼顾、资源共享、协调发展”的精神产品分配制度体系,既要发挥精神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易推广性的独特优势,提升精神产品的再生力和辐射力,为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也要汇聚精神产品再分配的社会力量,以政府为主导汇聚多方合力,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因素造成的精神产品享有的落差,避免精神产品占有量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打破数字鸿沟带来的精神鸿沟,鼓励和引导各种精神文化资源向老少边贫地区倾斜。互联网重塑了精神产品的分配格局,要想实现公正分配,还要科学把握互联网场域中的分配权力和秩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精神文化产品的分配权,实现精神文化资源跨时空共享、全圈域覆盖、协同性配置。使人们在法律、制度的引导和规制下实现精神生活的供需平衡,促使精神文化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真正实现精神生活“先富”和“共富”的统一。

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精神产品分配的认同心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既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也需要主体在心理体验和价值判断层面的确证。因此,需要进一步调节人民群众的心灵秩序与价值取向,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一,建立健全社会心理疏导服务体系。以专业化广谱服务为前端、以大数据监测预警为中端、以精准化干预疏导为末端,积极探索精神产品分配的社会心理服务工程,把社会心态引导、社会情绪调节和社会秩序优化落到实处,以共同情感的培养和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提升社会凝聚力。其二,强化共同富裕舆论

引导,努力营造崇德向善、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既要讲透“共同富裕”是什么,更要讲明“全局和局部”“先富和后富”“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群众明确精神生活的丰富不是失去尺度的“野蛮生长”,更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的绝对平均,在充分享有精神产品权利中不失“好公民”的价值尺度,在共同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也要及时澄清各种模糊认识,调节心态平衡、稳定社会预期,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其三,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团体的重要作用,带头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关注社情民意、加强人文关怀,让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3. 助益精神交往“深层互动”与精神生活“共识凝聚”相统一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并能够给人“在家感”的生命活动场域,需要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给生命以真正的获得感、归属感、意义感。马克思指出,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真实地存在于由实践产生的社会关系中,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为其社会实践提供着基本条件。精神交往与精神生活作为人的思想体系意识活动和精神活动,都需要在有秩序感、有方向感、有归属性的社会关系中完成。然而,这种交往结构的形成不是自发自觉的,需要作为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社会成员的关系理性,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助益人民群众精神交往的“深层互动”,以消弭认识分歧、实现视界融合、凝聚思想共识,使人们在深度对话、价值融通、共识凝聚中形塑社会成员共同体意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打造主体联动的交往矩阵。引领社会成员实现“互动—互构”,实现精神生产要素的交互共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架构精神交往的“价值链条”。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打造具有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品,推动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议题的聚焦、思考及再传播,在公共舆论空间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袂式的传播矩阵,力求形成“多点联动、交相辉映”多重传播效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水和空气一样弥漫于人们的交往链条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涵养心灵、守望道德的“主基调”,进而成为精神交往的“粘合剂”,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与思想源泉。

二是以新时代先进道德典范牵引社会成员,形成崇德向善的交往势能。道德典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人格载体,在精神交往中发挥着价值牵引、影响、感召的重要作用。为此,需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以经天纬地、崇高深邃、神圣自觉的榜样故事,加强榜样塑造的审美观照,既要发挥榜样高大雄伟的人格力量,也要引发人民情感共鸣,以新时代的榜样文化汇聚磅礴伟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崇尚榜样、学习榜样、争做榜样的氛围,发挥榜样文化价值导引、思想导航、行为导向的先进作用,使社会成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义力量的感召下增强家国情怀与责任感,树立起社会成员意义世界的价值支柱。

三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润启智功能,营造中庸致和的交往氛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此,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复兴,濡染社会成员的精神交往心态,使社会成员在“修己”和“安人”的统一中情感相融、观念相通、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达致“中庸致和”的理想交往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感召下进行精神对话与情感交流,实现“外部驱动”走向“内生发展”,使人在思维创生、审美享受、情感交融中获得心灵宁静与精神依归,为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一个安顿之所。

4. 推动精神消费“理性自觉”与精神生活“意义生成”相统一

精神消费是人们吸收各种精神产品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精神性活动。从精神生活过程链条来看，精神消费处于“终端环节”。这意味着精神消费既要实现个体精神生活的意义跃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要发挥精神消费对精神生产的反作用，催生新的精神生产，进一步调节与优化“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的精神生活全链条。因此，可以从主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内化—升华”的个体意义达成和“外化—牵引”的外部循环优化。

一方面，实现精神消费的“内化—升华”，推动精神生活之个体的意义达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矫治精神消费观念、提升精神消费品位、擢升精神消费境界。面对表象消费、物欲消费、符号消费等精神消费异化现象，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消费的价值坐标，积极引导人们树立“理性、绿色、共享”的精神消费观念，建立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通过媒体倡导大众追求真善美的消费观念，克服非理性精神消费行为，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和积极扬弃精神生活的物化状态，超拔于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泥沼，使感性刺激的享乐主义无处遁形，并在自见之明中提升自我精神生活的品质、层次以及境界，从而构建意蕴生动、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在精神生活通往信仰生活之途实现意义的擢升，达致生命丰盈之境，成为“大写的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精神消费的共享空间，使越来越多的精神消费产品从“我的”走向“我们的”，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精神消费生态，从而共筑美好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实现精神消费的“外化—牵引”，推动精神生活之整体的结构优化。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的调节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人们对高层次、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扩容，能够刺激精神生产的创新发展，甚至影响整个精神生活优化跃升。因此，我们要立足精神生活运动发展的全貌体察精神消费，把精神产品消费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品位提升相统一，以理性自觉的精神消费促进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以丰富多元、健康向上的精神消费需求作为确定精神产品分配机制构建的重要依循，调节精神产品分配的多寡、类别、层次等方面，以精神消费的群体特质锚定精神交往的载体、渠道、方法和手段等，着重培养“大国国民”理性自觉的消费形态与文明包容的精神样态，凸显中国式精神生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精神消费的调节与推动中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2]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 [3] 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 [4] 童世骏等：《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5] 项久雨：《新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 [6] 杨晓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文明意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12期。

（编辑：荀寿潇）